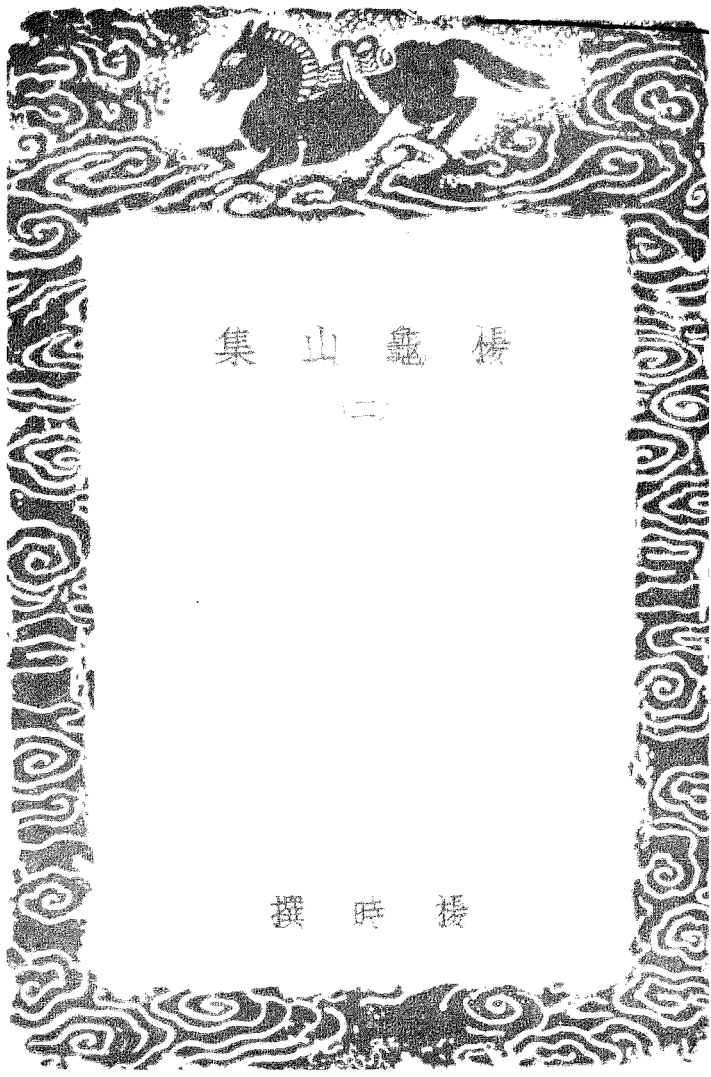


楊
龜
山
集
二





楊龜山集

二

楊時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集 山 龜 楊
冊 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楊 時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章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四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涖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衆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庇困窮之小民。古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材。刃發新礪。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鶩駘下乘。樗櫟散材。自惟御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爲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樂。又懷曾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爲貧亦聖人不免。猥從科舉。誤玷搢紳。庶乎餽廩之徵。足爲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鶉。復何意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鷓巢乎一枝。俯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沈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豐病乏。冬暖嗟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隱惻。遂參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躔。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竊食何路進身。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鄙辭而。上黷。豈圖異寵。遽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擴大度以兼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周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之或遺。致此甚愚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己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虞譴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已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忠者。人臣之明義。懷握瑾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溷。猶不爲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猷浸墮。居下者以難仕爲迂謀。在上者以旁招爲末事。公論一廢。私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疏拙。稟性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鑿頭鼠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渤之汗。寧堪待用。已絕凌霄之望。方圖竈祭之安。欲爲轍鮒之呼。逆知無濟。忍效冶金之躍。自取不祥。豈謂未遑竿牘之脩。遽玷齒牙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舊學。益勵前脩。驚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馬通直

顯奉綸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未遑竿牘之脩。遽辱緘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宸綽。出總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擯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絨故鄉。聳一時之榮觀。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資。寧復漂纓於外寄。寵章顯服。佇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覲德未期。

代人謝呂漕

竊食聖時。空坐靡於餼廩。課功歲杪。曾莫效於涓埃。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寵榮非分。喜愧來并。竊念某識昧趨時。仕惟爲祿。遇事直前而動多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驢之技。窮年無補。終爲智叟之非。永惟玉瑩之無疵。或恐丹青之能變。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衆人之共棄。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羣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疏遠。致茲庸陋。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脩。益堅素守。鷓鴣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駑馬雖疲。十駕尙期於千里。庶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卜璧前陳。顧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豬苓。省分知榮。撫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聖人之時。環轍載贄。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汙。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溷。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況值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可羞。故韜光晦迹者。棄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顧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爲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並驅夷路。自慙跛鼈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愚公而見笑。一竊鄉薦。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祈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駭。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轂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驚乘何能。幸嘗驂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至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墉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雍草輦石。闢地爲爨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廬。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衢。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厲。聯互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壒

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搢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論。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釣聲利而已。一日銜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塵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憤於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銜鬻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沙縣陳諫議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

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遽。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卽縣庠爲祠。常以奉公。祀堂成。屬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記劍州陳諫議祠堂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綰之來也。庀材鳩工。以終其事。

教授石君公徹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卽其西偏立諫議陳公瑩中之祠。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鋤類夷荒。養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己。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概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於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瑩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蒼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置之學校。使後生晚進。目睹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於戰國。干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襄。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卽縣之東

兩隅。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營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爲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喟然歎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吳元賓、吳震、全疇。相與董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甍。增於前。用人之力。與夫塑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爲厲。旣而邑之士齋顛。以吳俊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爲記。予爲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誠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愚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爲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爲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爲之的。則莫知爲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爲的耳。然仁之爲仁。聖之爲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爲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爲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膺仕。進秉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漑其文。茹其實。心得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爲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君子以德爲輿。以忠信爲輓。軌以志爲御。以古聖賢爲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爲驂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翱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輪之車。御遺風之駟。鄭女曼姬。扶輿挾軌。發軔乎康衢。柅輪於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爲也。是二樂也。不相爲謀。各適其適焉。而醇醜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圻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依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宦學游四方。究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爲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物其中。盡環偉絕特之觀。輿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圻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酣象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患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爲酖毒。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爲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茹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爲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爲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柩歸葬於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爲記。予爲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孺童牧豎。下逮窮髮荒誕無知之民。皆知其爲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踧踖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實。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

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僻滌濫之音。奇邪慢戲之物。日褻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爲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閩陬。數千里之外。隱然爲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鏤金石。爲邦家之光。況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不墜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

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尙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闢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予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爲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爲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爲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尙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

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有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耶。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牆足未踰闕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爲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爲然耶。其未以爲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爲

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以是得爲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也。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爲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貢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則其去本寢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卻埽。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在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爲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

其意忘言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卽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僞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眞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辯明者。公旣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敍。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卽馳往省之。見其茶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者。寬裕溫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也。無迷其方。無毀其實。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子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期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知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方。無毀其實。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無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閒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爲倒士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士。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棗謚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己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臯陶之爲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所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跋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甦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於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於後。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攜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跋鄒道卿所書女誠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爲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閒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今見其人矣。牧之閒出道卿所書女誠示予。極稱其穉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而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爲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爲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挾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補之哉。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爲之

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予。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敘。可謂知務本矣。蓋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爲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爲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爲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爲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諡爲明誠。中子以諡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奧。而引據精密。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溫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

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以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伯淳大丞座右。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爲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共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悅，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顏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恃嬖暱之私，脅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爲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

劇賊竹軍者。士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士兵不戰而北。凡二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今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決。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爲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蹙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寶藏之。以爲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旣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溫公與劉侍郎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寃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於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參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敝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於後。

雜著

書銘

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雞烏能爲不祥於人歟。其自爲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爲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苟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爲鄉閭大姓。其爲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閒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

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罷甚。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尙幼。未能究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搢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舍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己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尙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六

哀辭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懣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

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切。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歧。互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勸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尙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關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任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諫曲在而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爲學。鑄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爲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爲詞章。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莅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能。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藉甚。益歆慕之。尙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

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爲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墊芳輻兮。雲帆蔽天。膠沮沕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墮兮。胡嗇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於懷。曷由除兮。

祭文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卽死。而頭童齒豁。癡然孤立。而誰憐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狀述

先君狀述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爲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爲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於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月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爲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名於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爲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鄆。少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爲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爲曾氏。巫生阜。阜生哲。哲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爲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爲名臣。於時薦登臚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爲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

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畱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爲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衆人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詞旨精慤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修兩朝寶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髭髮盡變服除入爲戶部郎中復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多傅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卽真遷實錄修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卽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爲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議所與成爲之言章請外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爲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簾中怒甚。以爲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旣無明文。何異譏毀。黜之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爲朝廷別白邪。正是非。眞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爲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爲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爲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譴之。諫官王覲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爲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卽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覲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

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寧。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爲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韋城縣民侯備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煩詔旨。以啓侍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爲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爲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

回之理。但常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當盡入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爲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脩。卽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爲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陝西路。公方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爲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況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災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車畏懼。憂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爲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爲患。公拒其議。使者以語誑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

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尙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旣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自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置。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錄譏訕爲罪。初實錄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爲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秦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卽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中。嘗稱曾某可用。魯公爲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卽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詔百官。

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爲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脩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牴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擠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旣赦其罪。俱當著明聖恩。敍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爲不稱職。卽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允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敍。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惟是游魂枯魄。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敍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犬頽陛下退朝之暇。袖釋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座右。畱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爲準。庶於盛德有

補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考。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恐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卽尊位。方當勵精爲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爲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館伴虜使事畢。還家。卽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爲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冊。爲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瓘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瓘舊職。其犯顏嬰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爲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爲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緘。

時議者又言上當爲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爲取。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爲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卽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彊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閤守勲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爲。是時守勲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赤氣亙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禋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穉耄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

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臥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遷爵秩。授公散。與魯公還。郎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沒。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勳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睥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卽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爲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疏戚之間。不爲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撫其華。雕繪組織。爲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爲己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爲不足道。故略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外國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還朝。某官某送伴遼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爲外服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爲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被服飲食。無少異。沒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爲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於南豐縣世賢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尙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強氏。累封和義郡君。尙書祠部郎中。二司戶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縱。丞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稅務。絢。宣義郎。監兗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稅務。緘。將仕郎。監睦州酒稅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德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佇。二尙幼。孫男二十人。悵、恪、慥、悅、懷、悟、悖、悌、恂、慤、怡、恢、愜、惓、慙、愜、懣、懣、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每修一書。必以公爲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內制集五卷。尙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沒逾二十年。今天子卽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諡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爲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錄焉。

誌銘

游執中墓誌銘

昔吾爲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爲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願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游。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爲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旣沒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爲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愛。總角已知彊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旣壯。學益富。行益修。鄉里旁郡。見者悚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屬也。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慾爲入德之途。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委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鑄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爲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我無負人。蓋直道不苟。其自信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配於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歡心。先先生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

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罄。守義不改適。皆其醞藉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衝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灰。而堅挺之姿。睥然可見。不問知其爲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輶而已。夷考其所知。未有能躡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墮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其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折爲二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宜莫如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閭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銘曰。於戲先生。珪璋之珍。韞質不耀。器藏於身。多文之富。曷云其瓊。學無欲滯。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難弗堪。潛德愈光。歷衝之原。望之釋如。遺風若存。百世不渝。

鄒堯叟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堯叟。姓鄒氏。其先出於魯國之邾。唐季之亂。避地閩中。故今爲邵武軍泰寧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詞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先生彝爲學。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汪洋大肆。發爲文章。遂以名聞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調淮陽軍司理參軍。丁父憂。服除。再調南劍州劍浦縣主簿。監建州買納茶場。移福州閩清縣令。用薦者。改宣德郎。知宣州宣城縣。元祐四年二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官舍之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先生爲人。重厚寡言。雖家人未嘗見其喜愠。貌溫而氣和。遇事堅正。不可以非義回屈。初在淮陽。卒有受杖不服。而肆言守怒。欲斬之。議不

決以其事付先生。已而復欲遂前議。先生不受令。守益怒。先生以爲事在有司。則有常法。執之不移。士論
譏之。其莅官臨民。雖冗職必盡力。故所至有風績。其決獄聽訟。鈎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觀之。若不勝其煩。
先生處之裕如。手未嘗釋卷也。故其用志益深。學之所造者遠矣。先生既沒。子尚幼。大觀元年十二月十
五日始克葬於常州宜興縣善奉鄉橫山村黃宗塢之原。娶劉氏。先生彝之女也。子男若干。曰某。曰某。嗚
呼。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一時朋游共學者。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仆。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
窮死。噫。命矣。其尙誰尤。故敍而銘之。銘曰。有美斯人。君子儒兮。純明篤實。允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瓊琚兮。
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繫荒嶠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草圖兮。
自爾遭之。人莫如兮。旣厚爾德。孰云癯兮。黃宗之原。安此居兮。鏤石紀辭。永不渝兮。

李修撰墓誌銘

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有七日。中大夫右文殿修撰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公。以疾終於家。歲八
月二十有八日。葬於常州無錫縣開元鄉湛睨之原。與其夫人吳氏同穴。越明年。其孤以晉陵鄒柄狀來
請銘。余與公俱閩人。又嘗同爲諸生。肄業於上庠。挾策考疑。時相從也。俯仰四十餘年。一時朋游凋喪略
盡。與公有平生之舊。而知公之詳。蓋無遺矣。宜其有請於余也。余雖不能銘。其何可辭。公諱夔。字斯和。其
先江南人。唐末避亂。徙家邵武。故今爲邵武人。曾祖諱待。仕閩。以武力顯。閩亡。退處田野。祖諱僧護。考諱
廣。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妣黃氏。資政殿大學士履之姊。累贈高平郡太君。繼妣饒氏。累

贈廣平郡太君。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於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穎悟絕人。舅氏大資政黃公擢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耳濡目染。過卽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藉甚。所至學者。景從。羸糧重趼。越百舍而至者。常相躡也。逮居上庠。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洎選內舍。皆第一。龔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篤學之士所爲。今之學者。莫能爲也。其後預天府薦。及試南省。皆第二。遂中元豐三年進士第。釋褐。調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爲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迓之境上。則以溫言慰薦。且詢令所爲。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色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廳。於是部使者以公爲長者。已而考覈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是以知公之器度爲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彊愎。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置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爲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爲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論。乙乃止當杖。審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衆始愧服。然公猶坐嘗書簽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宣義郎。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爲軍廬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辟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

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鄜延。辟充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初公之尉松溪。呂公謫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慄。公徐爲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諜言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衆我寡。去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冒以樓櫓。彼將以我爲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殄羌威羌等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闕下。因上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招置之法。爲足食足兵之計。懲二寇輔車相依之勢。以備不虞。識者以爲切中邊事之要。累賞轉奉議郎。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句當公事。未赴。改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當累政。因循之後。獄繫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卽位。覃恩轉承議郎。勳武騎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朝奉郎。遷知大宗正丞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略以謂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袒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尙宜許之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袒免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鄜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雲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爲盛德事。獻視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飛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爲重。非通知今古之

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畱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畱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驍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蔡州。朝廷惜其去。畱爲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儒。曷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寶覃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壻也。以公聯姻婭。亟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批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爲禮學。方布衣時。已預備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閒。盍少畱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修撰。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陛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爲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赦宥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盍命左右司略倣前制。爲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南陽大藩。爲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爲姦。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於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潁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勳騎都尉。賜爵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爲娛。澹如也。子剛。爲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

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遇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誦少陵江漢垂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朝。每稱於諸公間。以爲不可及也。及綱爲尙書郎。旬迎養京師。除公提舉禮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謁。請復洞霄。凡爲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爲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問曰。汝罪大謫輕。謫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旣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顧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間。友愛尤篤。旣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曼出居制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之不問。其後禋祀許及晷親。卽以與其子緯。其教子以孝弟忠信爲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容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爲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爲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公爲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洞然無城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爲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惟嗜書。無他好。幼學嘗苦無書。旣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爲兒童時。甥舅自爲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黃公已均逸於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韜養。不以所長自見。至其審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爲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爲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心。則抗章論列。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宥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責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各以理勝。如罷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揚。公置綰前。日論己之憾。而言今日指摘綰事之非。元祐紛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盡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爲利回。不爲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確新州之貶。而忘高位厚祿之爲可懷。論呂大防等宜從寬宥之敍。而不知疏遠嫌疑之爲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優爲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迺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耶。方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敦薄云。公娶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遣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諸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綸。通仕郎。女三人。長蚤卒。次適奉議郎。

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迪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於家。銘曰。目無全牛。奏刀砉然。不逢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屢更。鮮不畔援。秉義弗渝。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土方紛如。不倚不流。介然中居。哲人之萎。讒波稽天。鯁議直辭。如防在川。羣言不孚。咸底於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爲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湮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皎如星日。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

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申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卽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爲監察御史。勘磨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勘磨轉朝請郎。知漢陽軍。勘磨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爲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僞。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糝糠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縷載。若其學道。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其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尙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妹。睦姻族。人無閒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

男六人。攜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於官。擬。掾。皆蚤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掾。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通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憖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